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银河战国英雄传说



第一幕 开端

新历三一五年六月，即武德二十一年六月，领有日环星带和月环星带的武德天皇驾崩了！这一消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在各地领主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因为天皇一向健朗，五月初在天照星天照御所举行的御前比试中，正值而立之年的天皇还亲自下场，试射了由朝日国进贡的新式铁炮，当时没有任何预兆一贯身体健康的天皇会在一个月之内不治身亡。而宫廷内对天皇的死因也是众说纷芸，再加上幕府对此事采取封锁政策，各地领主大多只是心有怀疑，而只有少数亲皇派的领主猜到是因为天皇秘密联络各地对幕府反感的领主起兵倒幕，而事露被杀的。但因为缺乏证据，所以也无法可施。西部吹雪之国的大领主绯月左近卫中将右京曾向幕府提出疑问，但被幕府一句话顶了回来：正在调查。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幕府的威信降到了建幕以来最低点。

新历三一五年七月，即武德二十一年七月，一艘从未见过的战舰进入月环星带的天领（即幕府领地），并向衡天星提出补给要求，衡天星距幕府本星（即首府）幕京仅三千矢（当时的计量单位一矢约一万公里），相当于边缘卫星，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扼守着东面的门户。收到讯息的幕府以安全为理由拒绝了那艘战舰的要求。结果引来对方的攻击，衡天星的卫戍部队共一百艘战舰，三百多艘驱逐舰，还有六百多艘导弹艇，实力不可不谓强大。可是在与那艘奇形怪状的战舰交战后却损失过半，如果不是副将本多忠治指挥的部队击中了对方舰桥而使对方撤退，恐怕全部都得搭上。此役，幕府损失的80%都是被一种人形战斗兵器击毁的，但幕府军也回收了一架在交火中击落的这种机器，并加以研究。在这次战斗后，大部分领主看到了幕府军的战术落后，指挥僵化，名虽获胜，但对方在重兵包围之下，仍能全身而退，以十二架X战机，两架人形机器换得了五十六艘战舰，一百八十多艘驱逐舰和近四百艘导弹艇的辉煌战绩，而且主舰只受轻伤。

连这次战斗的英雄本多忠治也认为对方没有理由撤退，原因是他的部队几乎耗尽了弹药，也只有两枚导弹“误中”舰桥，连轻伤都不算，而除了他的近卫三十艘护卫舰外，全军覆没。再加上幕府打算扶立年仅三岁的明人亲王为天皇，更令德高望重的京都守护二条兼信告老返乡，而换上会津领主二十八岁的松平相赖。这些措施都令本来对幕府心有不满的领主们更加恼火。于是，经过三个月的秘密联络后，由山阴地方的一亿两千万石大领主鸟取信明为主，加上安芸八千万石的绯月右京和九州长崎六千八百万石的锅岛直树构成了倒幕军主力，共六千艘战舰，一万三千艘巡洋舰，一万八千艘驱逐舰和三万四千艘导弹艇，实力强大。于第二年春天发表声讨书，直指幕府是杀害武德天皇的凶手，号召各地领主讨幕。幕府极为害怕，立刻进行总动员，组织了各地幕领和谱代共八千艘战舰，一万七千艘巡洋舰，二万五千艘驱逐舰，五万四千艘导弹艇，直扑京都天照。新的乱世就此拉开了帷幕。

二月，京都。在下京的一间小酒屋中，坐着两个武士，因为太早的缘故，店里只有他们两个。这时，靠里的一个武士正在热酒，他面白无须，深邃的眼神露出无尽的智慧，高挺鼻梁下的嘴总带着微笑；坐在对面的武士一张脸有棱有角，相貌威严，嘴总是闭的紧紧的，神情严肃。热酒的武士看了

看窗外，雪已经停了。

就对另一个武士说：“长胜，不要担心，隆秀会安全回来的。”被叫做长胜的武士点点头，拿起了酒杯，一饮而尽。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马嘶，紧接着一个满身大雪的人冲了进来，抓住桌上的酒就喝。长胜喜道：“隆秀，你……”对面的武士连忙帮隆秀拍雪，长胜一把抓住隆秀的手，道：“隆秀，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叫隆秀的武士哈哈笑道：“我是死不了的，哈哈哈哈哈……”又向替他拍雪的武士拍了一下肩，笑道：“重治，我回来了，咱们再好好喝它三天。”两人相视大笑，旁边的长胜可气坏了：“你，你灌醉了我，还没找你算帐呢？”“哦？重治，你的保密功夫不赖嘛。”隆秀斜窥着重治，呵呵笑着。“什么，重治，你瞒着我什么？”长胜急道。“这……”重治有些为难。“说嘛，怕什么。”长胜鼓励着重治。“我说了，你可不能怪我。”“那当然了，快说。”

长胜一边催促一边盯着隆秀，而隆秀只是慢条斯里的喝酒吃菜。“好，是你要我说的，”重治摆出一幅严肃脸孔，肚里暗笑：“当时是我和隆秀一起合谋，把你灌醉的。”“啊？”长胜果如二人所料，一脸惊讶。“哈哈哈哈哈……”长胜看着自己的两个好友，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原来三个人都不是同乡，赤军长胜是信州国海津馆人，明智隆秀是山城国坂本人，竹中重治是美浓国稻叶山人，三人于京都相识，结为兄弟。在一个月前，他们得到有人要趁京都守护二条兼信下台之机，进行暗杀的消息，决定暗中保护这个口碑不错的好官，开始有人出面警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后来就直接派人阻击他们，在杀了几个刺客之后，长胜受了伤。重治提出把消息散布出去，可以分散刺客的注意力。但由谁来担任这个危险的工作呢？长胜和隆秀抢着去，并以重治身体不好为由，不让他去。最后，隆秀和重治为了不让长胜伤势恶化，在暗地里商议后佯称为长胜送行，就在酒里下了药，灌醉了长胜，而后送走了隆秀，重治也靠装醉骗过了长胜。

明白了一切的长胜不禁为自己的兄弟骄傲：“有你们这样的好兄弟，我真……”

“记住吧，我隆秀是不死身，哈哈哈哈哈……”长胜瞧向重治，这家伙正在偷笑。

“重治，不管怎样，我要罚你一杯。”“今天我来者不拒，哈哈哈哈哈。”“哼，不用迷药，我怎么会输给你们呢？”“哈哈，少盖了，我可是千杯不倒。”“嘿嘿嘿，”隆秀奸笑道：“用迷药不过是让本大人少费点功夫罢了，免得你们到头来灰头土脸还没个借口，哈哈哈哈哈……”

外面又下起了大雪，风刮的更大了，但小屋里始终暖洋洋的，三个人的心里都无比温暖。

第二幕 出发

回头再说说退休的二条兼信，他本名足利兼信，是室町幕府足利将军的后人。为了避祸，遂以城为姓，举家迁到大坂星上，一十八岁就在御前比试中夺得文试第二，得到当时的文治天皇的赏识，委任为文书令，三十岁时升为治部少辅，五十岁时因为武德天皇的支持，破格成为京都守护。象他这

样既不是一方领主，又不是武将而成为京都守护，实在罕有。主要是因为他为官清正，深得人望，加上又是天皇的老师，还和吹雪国上任国主绯月元景结为兄弟，所以德川幕府才在无法可施之下把守护一职授予他。

现在他回到了天皇赐封的领地高屋。虽然高屋是个小行星，只有四百万石，但资源丰富，地下矿藏种类繁多且数量不少。因为长期扮演后勤基地的角色，所以技术力量雄厚，生产力很高。在高屋星上，有三个军事基地，五个定居城。本部就设在最大的第一基地里。

三月二十日 高屋星 第一基地

眩窗旁，二条义信站在那里发呆。将近一个月了，长胜他们还没赶来，难道……

他不敢再想下去。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义信和他们三个成为了生死之交，四个人一起杀敌，一起和诗，一起喝酒，一起筹划着未来，可现在……。义信用甩头，想把焦躁的心情甩开。“义信。”一个慈祥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父亲，我……”义信转过身，眼眶已经泛红，“不要担心，凭着长胜的武勇和隆秀的机灵再加上重治的智谋，有什么他们克服不了的。你忘了他们临走时说的话吗？要保持平常心。”“是，父亲，义信明白了。我要为他们准备酒席，接风洗尘。”“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兼信赞许的点点头，转身去了。义信又面向眩窗，望着浩瀚的星空，默默念道：“长胜、隆秀、重治，你们一定要活着。”一天后 第一基地 指挥室

二条兼信坐在阴影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份报告。他闭着眼睛，仿佛已经睡着了。良久，他睁开眼睛，轻轻叹了一口气，又拿起了那份报告。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是义信吗？进来。”义信推开门，走到桌子前，先敬了个礼，问道：“父亲，您叫我？”“是的，你先坐下。”待义信坐下以后，兼信把那份报告递给他，说道：“你看看再说吧。”义信以最快的速度看完报告，不禁喜道：“太好了，这次幕府军可知道厉害了。”兼信不由的苦笑起来，说道：“孩子，你认为这次幕府军前锋失利他们会很高兴吗？”“嗯？”义信一怔，想了想道：“难道，他们还有什么诡计吗？”兼信摇摇头道：“孩子，你别忘了，我们和绯月殿下的关系。”义信顿时明白过来，但又有所怀疑：“幕府那帮笨蛋会找我们的麻烦？”“哼，你看。”兼信又拿出一封信，递给义信。义信接过来，发现信口的火漆已拆，就知道是封绝密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老中藤泽秀明的密函，信上说将军德川广志已派阿部贞清前来逮捕二条兼信。义信看完不禁大怒：“这帮混蛋，想把所有人都逼反吗？哼，要不是藤泽老师，我们可就吃了大亏了。”兼信点点头，又担心起藤泽这位老友来。“父亲，事不宜迟我马上准备，让他们来得去不得！”“好吧，只有如此了。”义信站起来，行礼退出。一出门，佐藤嘉明和池田成政立刻跟了上来，他们都是和义信一起玩大的。义信低声道：“准备战斗。”“是！”两人低声应道，立刻分头准备去了。义信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再度怀念起那三个好友来，“他们要在这里就更好了。”三月七日 京都天照 下京池田屋

隆秀提着一只老母鸡，兴冲冲的走进屋来，一进门就大叫：“长胜，今天有鸡吃了。”长胜从里间走出来，嘴里含着一只糖葫芦，笑眯眯的看着他。隆秀一看，立即把鸡往篓子里一塞，快步冲进里间，长胜也笑呵呵的跟了进去。只听隆秀的大嗓门叫着：“好哇，我去挣钱，你们连个糖葫芦也不留给我。”重治坐在桌子旁，腿伸在桌子下烤火炉，小火炉就放在桌子正下方。长胜也在对面坐下，把矮桌的桌布掀起，把脚伸进去取暖。隆秀正在唾沫横

飞的责怪他们，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起来，重治笑道：“何必呢，哭坏了身子可不好。”隆秀怒道：“什么话，我病了才好，看你怎么办？哼哼哼……”隆秀正在冷笑，忽然眼前出现了两支糖葫芦，他好象一下子被噎住了。重治笑道：“长胜，干吗那么早拿出来，逗逗隆秀不好吗？”长胜撇撇嘴，道：“这效果还不够好吗？”隆秀嬉皮笑脸的接过那两支糖葫芦，干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呵呵。”另两人用斜眼瞟着他，一句话也不说，隆秀只有继续干笑。终于，二人都大笑出声，重治还用手捶着桌子笑，长胜也捂着肚子笑个不停，隆秀也哈哈大笑起来。笑够了，隆秀才把鸡杀了，墩了一锅汤，三人围着桌子，边喝边谈。隆秀喝了两口酒，问道：“长胜，你的伤怎么样？”“好多了。”长胜还把肩膀露出来让他们看，从肩头到胸口一条长约一尺的伤痕已结了疤。“下次可要小心，再别跟那帮刺客拼命。”重治说道。隆秀又喝了一口后道：“还有下次？算了吧。”长胜只有苦笑，当时情况紧急，他拼着挨了一刀，才干掉了那个刺客头领。三人说说谈谈，一锅鸡汤已吃了一大半，都已有点醉意。隆秀正在讲他以前的艳遇，大吹大擂毫不客气，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我今天听人说，幕府军的前锋部队已经到了高屋星了。估计十几天后就要和倒幕军的先锋交火了。”长胜问道：“双方主将是谁？”隆秀答道：“幕军是松平左少弁元治，倒幕军是谁来者？”“毛利佐十郎顺庆。”重治接口道。长胜又拿起了酒杯，轻笑道：“幕军完了，在西国毛利顺庆可是数一数二的勇将。”隆秀点点头道：“是啊，元治那老家伙经不起一击。”他又发现重治似乎在考虑什么，就问道：“重治，有什么不妥吗？”重治抬起头，看见两人都看着他：“二条殿可能有危险了。”“什么？”“为什么？”两人连忙追问原因。重治续道：“如果幕军失利在毛利顺庆的手下，而毛利又是绯月殿的属国，再加上二条殿和绯月家的关系，幕府一定不会放过二条殿下的。就算不派兵捉拿，也会找碴。”一听此言，长胜和隆秀都明白了，长胜忙道：“我们赶快到高屋去。”重治担心的说：“可是你的伤……”“这点伤算什么，要抓紧时间。”“好吧，我去搞船票。”隆秀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起身就想走。重治连忙喊住他，问道：“你准备怎么搞？”隆秀冲他眨眨眼，又拍了拍刀把。重治笑着摇摇头，从墙边拿出一个陶罐，递给隆秀。隆秀有些不明白，重治又把陶罐拿到桌子上，打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隆秀看着桌上的一大堆铜币，奇怪的问：“这，这是那儿来的？”长胜叹了口气，道：“是重治卖字画得来的。”重治点点头表情严肃的说：“本来是用来娶媳妇的。”长胜和隆秀一怔，随即三人一起大笑。

第三幕 定谋

三月二十二日高屋星第二定居城经过半个多月的波折，长胜一行人终于抵达高屋星。在空港下飞船之后，他们把来意告之卫兵，请他帮忙通告。之后，隆秀要去看看街景，被他吵的没法之下，重治只好陪他去逛，留长胜等消息。两人走在街上，东瞧西逛，市面上很繁华，虽然是个只有两百万人的小城，但各种行业都有。走着走着，隆秀凑到重治的耳边轻声道：“好象有人跟踪。”重治装作看一些土产小声道：“我来应付，你去叫长胜。”隆秀轻轻摇头道：“你一个人我不放心。”重治拿起一件磁器，假装观赏：“我有

分寸，你快去快回。”隆秀拗不过他，只好说：“你小心行事，情况不对就跑。”说完，出奇不意的掉头就跑。重治慢慢起身，走到一条小巷前，站了一站，确认隆秀已走，才走进小巷。

走了几步，重治就觉得不对，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嘴角慢慢露出了微笑。他故作慢不经心的走到一堵墙边，慢慢的把刀从腰上取下，然后用刀鞘轻轻的在墙上的某处一点，只听“啊”的一声，一块墙皮向重治扑来，重治扭腰躲开，退开两步，抱胸而立。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忍者站在对面，正生气的把那块墙皮——隐身布向重治扔来，嘴里还嚷着：“阿治你好可恨，竟敢、竟敢...哼，看我怎么治你。”听声音竟是个女人。重治笑道：“被我识破，还敢嘴硬。”那女忍者好奇的问：“你怎么看破我的隐身的，这是不可能的嘛。”重治微微一笑，把隐身布抖开，道：“你仔细看看。”“有什么好看。”嘴里这么说，眼睛却仔细看了一遍：“没什么嘛。”整块布就像一截墙，一点看不出破绽。“哼，你敢骗我。”女忍者气鼓鼓的说。重治笑的更捉狭了：“你看这里。”女忍者定睛一看，原来布角有几个小字：100%棉。“哇，气死我了。”“哈哈哈哈...”重治大笑起来。女忍者气的抓起那块布就撕，重治凑到她耳边，轻声道：“还有，你也太香了点。”“嗯，讨厌。”女忍者不好意思了，若不是面罩遮住一定可以看见她的大红脸。“呵呵，阿香。几个月没见就想我了？”“别臭美了，我才不会呢。”“算了吧，来都来了，就别害臊了。”“你真讨厌。”重治一边和她斗嘴，一边看着她的眼睛，看的她不好意思起来。阿香羞道：“阿治，你看什么？”重治也有点不好意思：“好想再看看你的脸。”阿香整个脸红的像个熟透的苹果，幸好有面罩遮住，她低着头，支支吾吾的说：“阿治，我...早就...”正在此时，巷口传来隆秀焦急的声音：“重治，你在哪儿？”重治只好应道：“我在这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之后，长胜冲了过来，隆秀跟在后面叫道：“等等我。”两人跑到近前，看见重治他们两人的模样不像正在战斗，就放下了刀，隆秀问道：“没事吧？”重治摇摇头，又叹了口气道：“真可惜，就差一点了。”隆秀和长胜正听的莫名其妙，又听见重治对那忍者说：“阿香，这两位是我新交的好兄弟。”又转向两人道：“这位是我的...咳咳，什么呢？阿香你说吧。”阿香羞道：“什么也不是，你们别听他瞎说。”两人立时明白过来，隆秀干咳一声，说道：“我们和重治都是好兄弟，我是明智隆秀，这位是赤军长胜。”阿香鞠了个恭说道：“你们好，我叫鸣泽香，初次见面，请多关照。”长胜忙道：“那里那里，还是互相关照吧。”

大家慢慢往回走，重治问阿香：“你怎么办，戴着面罩跟我们一起走？”阿香瞪了他一眼，嗔道：“我可是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助你一臂之力的，不要拿我开心。”重治一呆，忙道：“半藏大人？怎么会？”阿香笑道：“这里不好说，到时我把父亲密信给你，你都会明白的。”重治知道问也白问，也不再问。阿香又道：“我要去换衣服，你等我一下。”说完一闪已不见踪影。重治无奈，又看看前面，长胜和隆秀在巷口一边谈话一边朝这边偷笑，重治心知他们在笑什么，也不好解释，只有听之任之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婆慢慢走过来，重治也没理会，那老太太慢慢的踱着步子，重治见她像要摔倒的样子，就连忙去扶。老太太用手一推，重治在无防备之下险些摔倒，同时也明白了。只听老太太发出银铃一样的笑声，她得意的笑道：“阿治，你还是输给我了。”重治只有苦笑道：“是是，我甘拜下风。”阿香这才满意的道：“嗯，我们走吧。”两人快步赶上前面的长胜和隆秀，离开了小巷。

几个小时以后 高屋星 第一基地义信得知长胜三人来到的消息，欣喜万分，连忙出迎。几人见面，十分热闹，过了半天义信才发现还有一位老太太，连忙追问。隆秀不等重治回答就说：“是重治的情人啦。”听的义信把嘴张得老大，阿香羞的连话都说不出，重治连忙解释，义信才算搞清楚。他心里想：就是嘛，就凭重治这张小白脸，怎么会找个“老”情人呢。想着不禁笑起来，阿香狠狠的瞪了重治一眼，重治还是只有苦笑。

大家一起参见了二条兼信大人，之后阿香先告退了。评定间只有他们五个人时，他们开始讨论战事。长胜等人已经了解了现在的形势，短暂的沉默之后，

长胜道：“敢问大人有多少战力？”

兼信道：“现有战舰三百艘，巡洋舰五百二十艘，驱逐舰一千艘，导弹艇一千八百艘。”

义信续道：“敌方兵力足有我方三倍多，阿部贞清也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了。”

隆秀道：“干脆出兵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长胜点头道：“我也认为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应派兵不断骚扰，尤其不能让他们接近这里。”

兼信表示赞同：“不错，我已派嘉明牵制敌方，减缓敌方的行进速度。”

重治突然道：“大人有否同大和方面接触？”

兼信道：“松永久政那老狐狸不会出兵的。”

重治笑道：“这可由不得他。”

大家都来了兴趣，义信问道：“该怎么做？”

重治用折扇在地图上一指，隆秀道：“信贵山？”

义信道：“那是松永的领地，不过和我国接壤。”

长胜道：“是否要在此地伏击幕军？”

重治笑道：“正是，不过先要假扮松永军犒劳一下他们。”

兼信不禁微微点头，喜道：“好计。”

长胜也笑道：“明白了，阿部性子急躁，最吃不得亏。今次要他来去不得。”

隆秀和义信也明白了，义信忙道：“我去准备松永家的装备，这次要好好出口气。”

隆秀问道：“松永那老狐狸要是识破了怎么办？”

重治答道：“同时派出部队佯攻信贵山的守军，要他们想不打都难。”

四个年青人相视大笑，兼信抚须微笑，心里想：今后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第四幕 往事

三月二十三日高屋第一基地整个基地都沉浸在战前的紧张气氛中，只有几个年青人优哉优哉的。长胜在自己的部屋里擦刀，他那把十一代和泉守兼定已经擦的锃亮；隆秀找了几个歌姬在花园里逍遥；义信则和池田成政练习剑道；重治就一个人在水榭里品茶。

长胜的部屋一把刀，一块白布。长胜坐在刀架旁，手里拿着这两样东西，正在默默的擦拭。

他的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他本来叫赤军经景，他的父亲是海津馆的富商，他小时候曾跟随当地的名剑师秋山信雨学习剑道，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十二年前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群黑衣人袭击了他的家，他的父母和姐姐都被杀死，他也被黑衣人的首领打倒，正在即将被杀的时候，师傅秋山信雨带着道场的弟子赶到了。黑衣人见势不妙就撤走了，就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只剩下他一个人，那一年他年仅十二岁。之后他不顾劝阻离开了家乡，开始天涯海角的寻访仇人。两年后在天目山又遇见了那些黑衣人，再次负伤逃逸后痛下决心学习剑道。十五岁那年在取坊修行时被一个老樵夫打败后拜老人为师，苦学剑道和兵法，一住就是六年。一年前离师出游时改名为长胜，在游历大半年后来到了京都天照，跟随慧静禅师学习礼法，就在那里结识了隆秀和重治等人。想到这里，长胜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这是一种吐纳法，是师父无名（老樵夫）年轻时从西方的一个大国学来的，能够镇定心神。他把刀归鞘放好，然后恭恭敬敬的鞠个躬，这把十一代和泉守兼定是第一个师父秋山信雨在他临行前让女儿静子送来的，想到静子，他的心就在疼：他和静子是青梅竹马，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也在一个道场里修行。一直以来，长胜就是静子的保护神，一种超越了友谊的感情正在两人的心中滋长。他还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静子伏在他的怀里抽泣，求他不要走，他最后还是狠狠心，坐上了飞船。当静子那孤单的身影消失在远方的一刹那，他哭了。想着想着，长胜第一次后悔当初立下了那誓言：杀害家人的凶手一日不死，他就一日不踏上家乡的土地。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静子伤心的样子，她的声音又回荡在耳边：我等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不管你是瞎了还是瘸了，请一定活下去，别忘了我永远在这里等你。长胜拭去眼角的泪水，走到窗前关上了窗子，但隆秀的歌声仍然隐约可闻。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想了很多很多。

听涛水榭隆秀难听的歌声隐隐传来，重治皱皱眉，放下了茶杯。本来想轻松一下，才来这里品茶的，没想到隔了这么远还能听见，看来整个基地都在遭受隆秀的“蹂躏”了。

重治正想起身关窗，一团红影突然扑了过来，重治也没带刀，只好拿起茶盘。红影劈出一刀，重治一挡，就觉得手中一轻，茶盘已少了半截。重治把茶盘一丢，突然大声一喝：“停！”红影一怔，就说：“干吗？人家正玩的高兴呢。”原来是阿香，重治坐下道：“再玩连命都给你玩掉了。”

“嘻嘻，不会啦。”

“你不是还有密件给我吗？”

“什么蜜饯，我还想吃呢？”

“少来了，快给我。”

“好嘛，给你就给你。”

阿香跪坐下来，然后拿出一封密函，放在席上，推到重治面前。

重治拿起密函，上面有“半兵卫亲启”字样，半兵卫是他在幕府讲习所学习时的名字。字体苍劲，一眼就看的出是半藏大人的笔迹。重治连忙拆开，拿出一张白色信纸。

信中大意是要鸣泽香跟随半兵卫，做密探、保镖都可以。重治放下信，心里多了不少疑问。阿香问道：“我可以看吗？”

重治点点头，把信递给她。

阿香很快看完了，红着脸道：“你现在可以支使我了，你想要我做什么？”

重治没说话。

阿香急道：“你，你是不是不要我？”那时的忍者经常被首领派出执行任务，如果任务没有完成或是委托人不满意的话，那就会受到惩罚。

重治苦笑道：“我又不是委托人，慌什么？”

阿香道：“我不管，父亲大人要我跟着你，这就是任务。”

重治摇摇头道：“这里面有很多疑点。”

阿香奇道：“什么疑点？”

重治道：“第一，你那干爹一向不喜欢我，而且反对你跟我在一起。”

阿香羞道：“谁要跟你在一起。”

重治不理她，道：“第二，你的那些师兄都不反对吗？他们可是对你很有意思哦。”

阿香道：“我才不理他们呢。”

重治道：“第三嘛，忍者不是只能和忍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阿香的脸更红了：“不……不是的，还可以和有身份的人……啊，你好坏。”

重治笑道：“有身份？我这样算是有身份？”

阿香道：“你不是有个城主叔叔吗？”

重治苦笑道：“那你就是我婶婶罗？”

阿香困窘的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啦。”

重治摇摇头道：“算了，不去想它。趁着还有工夫，我们要及时行乐啊。”

阿香佯怒道：“谁要跟你乐，别碰我。”

重治装出猪哥像，一脸隆秀式的奸笑扑了上来。

阿香连忙闪避，茶室里顿时乌烟瘴气。这时，隆秀和义信来了，一见之下也来混水摸鱼，吓的阿香慌慌张张的跑掉了。

三个大男人在一片狼籍的水榭里放声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明天就要出发了。

第五幕 天魔

高屋第一基地空港这里是高屋的战舰停泊地，大大小小几百艘战舰都在这里。这里还有修理和警卫机器人在忙碌着。阿香正和后勤总管高山信二说着话，高山大约五十来岁，高高的个子，脸上总带着笑容，是个慈祥的老者。重治正好来看看自己将要使用的战舰，就看见阿香登上一架M战机，正要出发。

他连忙向高山询问：“她要去哪儿？”

高山道：“我也不知道？”

重治又跑上弹射台，大声喊道：“阿香，你要去哪儿？”

阿香正要点火，闻言摘下头盔笑道：“阿治，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找宝贝？”

重治心知她一定有事，就跳上侧座道：“好啊，见者有份哦。”

阿香点了火，叫道：“出发啦！”

“噗……”战机飞出了弹射台，沿着长长的舱道向出口飞去。

“兹……”舱门打开，战机冲了出去。

高屋是个没有大气的星球，除了几个基地和居民点外，星球上就只有采矿基地属于人造物了。战机在空中保持着1000米左右的高度飞行着，地上纵横交错着宽阔的道路，这都是方便野外探险车和采矿机器人行动而铺设的。

战机飞到距离第一基地约四十公里的地方，开始盘旋。

重治问道：“阿香，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阿香调皮的笑道：“还没哦，你先控制一下战机。”

重治一头雾水，只好替她操纵战机。

阿香又检查了一遍装备，就对重治说：“等我一下，可别跑了。”

重治还没说什么，只听“嘭”的一声，阿香已经弹了出去。

“这家伙，连救命的东西都用上了。”重治摇摇头，战机的弹射救生装置就这样被使用，真是……

只见阿香降到地面，就向不远处一个环行山跑去，哦不，应该是蹦去。很快，她就消失在山正中的环里。重治驾着战机一边打着转，一边看着表，一般的氧气维生装置只能维持一个小时，而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他有点担心，而且他也有点头晕，起码转了100多圈了，还没看见她出来。

他就这样不停的转着……多闻 外空间 阿部军旗舰阿部贞清正在自己的作战室里研究敌情，副官进来报告：“阁下，有将军的命令。”

“哦？”阿部把自己的视线从地图上挪开，定定的看着副官，“在哪儿。”

副官正要说什么，他背后的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身着便装的人出现在门口道：“大人好象心不在焉哪。”

“什么人？好大的胆！”阿部身后的警卫大声叱喝着。

阿部挥挥手，制止了部下，转向那个穿的有点奇怪的人道：“你是来传令的人？”

那人脱下帽子，露出一张白皙的脸，表面上看大概只有二十来岁，他缓缓的说：“将军有令，自今日起，我将作为阁下的参谋随军出征，这是手令。”言罢，递上一张书状。

阿部接过来看着，看罢抬头道：“你叫前田四郎绯雨？”

“是的。”

“你的经历很丰富啊，”阿部在地图前的高背椅上坐下，看着眼前的年轻人：“从上朝学到了什么？”

“中国的兵法博大精深，我只恨没有早去几年。”

“哦？那么……你对这次的作战有什么看法？”

“速战，防袭。”

“呵呵呵呵……你认为那些小虫子敢向三倍于己的敌人开战吗？除了骚扰，他们将一事无成。”

“也许吧？”前田绯雨对阿部的轻蔑态度感到不悦，但他没有流露出一丝不满。

阿部站起身，来到地图前，用手一划，笑道：“我要直捣黄龙，哈哈……”

前田无言的看着地图，阿部的手指正好经过松永领，他皱了皱眉，心道：“松永最近好象保持着中立，可是这次……”高屋 第一基地 空港重治从战机上爬下来，不远处长胜和隆秀正围着一架机器指指点点，阿香跑过来扶着他，问道：“你怎么啦？”“我……的……头……好晕……”

阿香一脸的不解：“怎么会？”

重治痛苦的大叫：“3000多圈哪！”

阿香（汗）：“嘻嘻，不好意思。”

义信一来就看见隆秀正想摸那架机器，而阿香大吼一声，隆秀就吓倒了。

长胜正在暗笑隆秀的笨拙，看见义信就说：“你才来呀，快来看阿香的座机。”

义信一眼就看见那机器漆黑的装甲上有一个“香”字，就道：“阿香，这是你的专用机吗？”

阿香刚把重治扶到旁边坐下，听见义信问就说：“是啊，这就是我们忍者专用的忍天魔。”

长胜、义信和刚爬起来的隆秀一听，都仔细的看着那架机器。小巧而类似战机的样子，而没有翅，呈纺锤型，流线形的机身迎着灯光泛出一片光晕，机器的正前方印着一个红色的“香”字。

阿香道：“这是忍者随身必带的装备之一。”

“哦……”听着阿香的讲解，大家有些明白了。

这时，二条兼信来了。他大声对大家说：“有最新情报。”

几个人连忙围上去，七嘴八舌的问着。

二条兼信微微的笑着，以一贯沉稳的声音道：“阿部老小子出动了。”

“啊哈，那我们也要出发咯。”隆秀连忙道。

二条兼信缓缓点头，大家都兴奋起来，阿香更是高兴。

重治道：“那么，就依原定计划进行吧，看我们的啦！”

年轻人们一起大声喊着：“出发啦！”

中间偶尔夹杂着隆秀的怪叫，大家登上了自己的战舰，向着预定的战场前进。

第六幕 惑敌

赤军舰队旗舰赤军长胜站在舰桥的舷窗旁，窗外是自己麾下的舰队。

这次他担负着突击的任务，现在正赶往预定地点。

星际移动是最无聊的时候，而战斗时只要赌上命就可以了，这就是他的想法。

他只能再度进入冥想。

明智舰队 旗舰明智隆秀坐在指挥官座，他正舒服的把腿翘到面前的控制台上，嘴里还哼着小调。

一旁的副官：（汗）长官……

隆秀：什么？

副官：控制台上有许多指令按钮……

隆秀：哦，这样……

副官：所以，不能把脚……

隆秀：噢，好吧，看来只有自我牺牲了。

“嘟嘟嘟嘟……”

隆秀：(皱着眉头)这是什么声音？

副官：(脸色大变)是，是弃舰的声音……(仔细一看)天那，长官，你的靴子！

隆秀：(低头一看)啊……(汗)

他的军靴的后跟正放在弃舰按钮上！

隆秀：(汗)哈哈……

副官：(大叫)大家安静！不要慌乱！是误会，是误会。

一个小时之后……

舰上官兵正在听广播里副官的解释。

副官：(汗)……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

全舰官兵：(汗)……竹中舰队 旗舰“咚咚……”

“请进……”

副官打开门，通信兵进来，敬了个礼，递上一份电报。

竹中重治还了一礼，把电报接过来看。

半晌……

他把电报还给通信兵说：“回电。”

通信兵连忙开始记录。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完毕。”

通信兵又敬了一个礼，退出了指挥室。

阿香正仔细的看着全息地图，重治来到她身边，问道：“你看什么呢？”

阿香：这次假扮松永军，你为什么要亲自去？

重治：这是关键，假如这里就失败了，那大家都要完蛋。

阿香：……

重治：我担心的是你，你还是回去吧。

阿香：(眼珠一转)……好吧，我走。

她正要走，却被重治拉住。

重治：还是别走了。

阿香：为什么？你不是想我走吗？

重治：(微笑)你那点小聪明还想骗我，想悄悄跟在我后面？是吗？

阿香：(做酷状)哼，现在知道本姑娘的厉害了吧。

重治：(汗)知道了，你就跟在我身边吧。

三个小时后 阿部舰队 旗舰雷达兵：长官！有不明舰队接近中！

阿部：通信兵，联络对方。

绯雨：……

一刻钟后……

通信兵：长官！对方自称是松永军，前来为我方补给助威。

观察兵：长官！对方的确打着松永的旗号。

阿部：……让他们的旗舰过来，不许有其它舰只接近。

通信兵：是！

竹中舰队 旗舰重治：照他们说的办，其它舰只准备，旗舰半速前进。

阿香：阿治……

重治：待会儿，阿部一定会要我过去，你就不要去了。

阿香：(嘟着嘴) 不，阿香要遵从父亲的命令，保护你。

重治：(苦笑) 你一过去就要露馅了。

阿香：(嘟着嘴) 为什么？

重治：(灵机一动) 你这么漂亮，就算扮成小兵也太俊俏，我怕他们会把你留下。

阿香：(汗) 难道……阿部是个大色狼？

副官：(掩嘴偷笑) ……

重治：(得意) 是啊，那我可舍不得。

阿香：(皱眉) 那好吧，我在这边等你。

半小时后 阿部舰队 旗舰阿部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他脸上总带着微笑。

阿部：你叫什么名字？

重治：(恭恭敬敬) 鄙人名为鹫晶丸，是久秀太子派来的。

阿部：(脸有疑色) 久秀？

重治：是的。

阿部：这件事久政知不知道？

重治：大家只瞒着大王。

阿部：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重治：只因大王不明形势。将军虽然一时受挫，但必可扫平妖孽，还幕府之荣光，此乃大势所趋，而大王一味退缩，必将两面受敌。因此，太子派小的前来，献上一些薄礼，聊表心意，望阁下笑纳。(转头) 呈上来。

立刻，随从们把一个箱子抬上来，打开后退下。

箱子一打开，珠光宝气映入眼帘。

阿部一怔，想不到竟是如此大礼。

重治：在下还带来了十艘满载物资的补给船，献给阁下，请派人查收。

另外，我部舰队可以为阁下开路。只希望阁下……(左右四顾)

阿部：这里都不是外人，说吧。

重治：只希望阁下能助太子成为本家当主，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阿部：(大悦) 哈哈……太子如此看重贞清，贞清必定不负所托。

重治：我代太子多谢阁下了。

阿部：好说，好说。那么，请回舰带路吧，哈哈。

重治：是。

二十分钟后 竹中舰队 旗舰副官：他们果然毫不疑心，派兵接收了补给船。

重治：疑心也不怕，我还有一招。哼，只要把他们带到地方，就看长胜的了。全军前进！

向预定地点进发！

第七幕 诡计

阿部舰队补给船队一群士兵正在检查物品。

兵士 A：松永还真不错，送礼还给带路。

兵士 B：哼，你懂什么，他们是害怕我军。

兵士 C：管那些屁事干吗？

兵士 D：哇！有酒！还是铭酒呢？

众兵士：哇！人人有份！

队长：嚷什么！列队！把酒交出来！

兵士们乱成一团，谁也没心思再去检查了，都只想分一杯酒喝。

阿部舰队 旗舰通信兵：长官！检查队报告：检查完毕！补给船没有问题。

阿部：（冷笑）你还疑心什么？

绯雨：.....

阿部：儿子想要取代父亲的地位，这很平常，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绯雨：.....

阿部：不要太多疑心，要知道我军之威.....

绯雨：阁下，您不觉得那个鹫晶丸有问题吗？

阿部：有什么问题？

绯雨：他那种镇定自若、谈笑风声的神情，就证明不是普通人。

阿部：怎么？你非要他战战兢兢的才好？松永家的人才可不少，久政和久秀都是谋略家，部下不会差到那里去的！

绯雨：.....可是，还是应该注意他的动向才好。

阿部：（抓了一把金币和宝石，在手心把玩）久秀到挺大方的。

绯雨：.....（心想：这个贪财鬼）那么，请拨给我一支部队，由我来监视他，如何？

阿部停止把玩，冷冷的看着绯雨。

绯雨心里把阿部骂了十七八遍，可还得求他。

绯雨：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也希望他没问题。

阿部：（不耐烦的）好吧，第九分队拨给你吧，不要再来烦我了。

绯雨楞了一下，第九分队？是只有几艘驱逐舰的后备队呀。他强忍愤怒，敬礼后转身出门。

明智舰队 旗舰出了那种事故后，隆秀老实多了。

现在，他正在指挥室无聊的看着全息地图。

副官：再有半个小时就快到信贵山的前哨了。

隆秀：知道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副官：是的。

隆秀：那么，你再去做最后一次检查，我可不希望到时候出纰漏。

副官：是。

副官出去之后，指挥室只剩他一个人。

隆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一串葡萄吃着。

隆秀：妈的，为什么轮到我干这种任务呢？该死的海鲜（重治的外号）。

竹中舰队 旗舰雷达兵：长官！有大约十艘驱逐舰正在接近我舰队。

重治：什么？只有十艘？

副官：看来不象是识破了我等的计谋。

重治：通信兵，给他们发信号。

通信兵：是！

第九分队 第一驱逐舰 绯雨：告诉他们，我等是来协助的。

通信兵：是！

绯雨：……

通信兵：他们对我方表示感谢。

绯雨：……竹中舰队 旗舰副官：怎么办？他们这样跟着，我们不可能发出信号通知友军。

重治：……

阿香：哈哈！现在就是本姑娘大显神威的时候了。

重治：……看来只有如此了，一切小心。

阿香：看我的吧！忍天魔·香出动！

信贵山 本城松永家的本星现在在大和郡山，信贵山则由太子久秀任城主。

现在，他正在接待一位客人。

松永久秀：小羽，好久不见，最近忙些什么？

真田信羽：哈哈，还不是继续干那些买卖。倒是你，听说最近和大王有点不愉快，是真的吗？

久秀：唉，父王还在观望。他想左右逢源，那是不可能的。我劝父王早做打算，他就不高兴。

信羽：哈哈，你是在为阿部来攻打二条而担忧吧？

久秀：他们一定会要求我方的协助，而我和义信是小时候一起玩的朋友，两边都不好相助啊。

信羽：你别瞒我了，要是真打起来，你哪一边都不会帮吧？

久秀：哈哈，真不愧是我的知己。我现在只想先自保再说。

信羽：（真是一对父子狐狸）哈哈，那么需要我的协助吗？

久秀：哦？如果小羽助我，我感激不尽。

信羽：哪里，太子以前曾多次援助我等，现在自当出力。

正在此时，侍从来报，幕军前部来到信贵山前哨，要求协助。

久秀：什么？这么快？

信羽：你怎么看？

久秀：（向侍从）有多少舰只？

侍从：大概七八十艘，以驱逐舰为主。

久秀：知道了，退下去吧。

侍从：是。

信羽：这么一点，来游山玩水吗？

久秀正沉吟间，侍从又慌慌张张的跑来。

侍从：殿下！大事不好！那帮幕军因为前哨不肯放行，已有几艘舰只向我军开炮了！还说我等是叛贼！

信羽：可恶！骑到头上来了，我去收拾他们！

久秀心想：正好，这个信羽本身是海贼，就算他攻击幕军也不干我的事。

久秀：那么，麻烦你了。不过，请不要让幕军知道是我松永家指使的。

信羽：（好狡猾的狐狸）是。不过请太子先把今月的俸禄支了，以免我手下的儿郎们偷懒。

久秀：(可恶，要挟我)那是当然，请跟这位侍从去取吧。
信羽：那么多谢了。
在信羽和侍从离开之后，久秀一个人坐在那里冷笑。
久秀：哼，这可是大好时机。父亲，不要怪儿臣心狠手辣，在这乱世之中如果不狠就意味着——死！

第八幕 接战

明智舰队旗舰隆秀：情况怎么样？
副官：奇怪？松永军开始撤离了。
隆秀：搞什么名堂？
副官：要不要追上去？
隆秀：等等，一定有问题。这里应该是久秀驻守吧？
副官：是的，他和少主义信小时候在一起念过书。
隆秀：听重治说，松永父子都很狡猾，他们一定不敢明着和幕军打。
副官：难道他会假扮其他军队来攻击我们？可这里都是他松永家的领地，除了……
隆秀：除了什么？
副官：除了那股海贼！
隆秀：海贼？这里有海贼？
副官：没错，我方的船队有时会遭到一些红色涂装的海贼战舰的掠夺。
隆秀：不好！快把那些无人艇放出去，全军左满舵！转换成散开阵形！
正在明智舰队缓缓左转，开始后撤时，从右方陨石群后面冲出了约三百多艘海贼战舰，全部红色涂装，速度极快！
真田舰队 旗舰 海贼大型副将：头领！那帮幕军要溜！
信羽：什么？难道他们知道我们要来？
副将：那，追不追？
信羽：废话！追！杀个片甲不留！
明智舰队 旗舰副官：长官！无人艇全部投放完毕！
隆秀：妈的！那些海贼可真快，撵着老子的屁股赶那。
副官：要用壁虎战术吗？
隆秀：不忙，等他们追近一些。哼，就算是要输，也不能让人笑话！
副官：只是……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输给松永嘛，只不过松永换成了海贼。看来这帮海贼是松永暗中操纵的，不然那有这么巧的。
隆秀：真正有士兵的有多少艘？
副官：只有二十艘。
隆秀：除了载有士兵的舰只，全部进入前面的暗礁空域待机。
副官：长官！旗舰留在这里很危险！
隆秀：我是长官！叫其他舰只离开！
副官：是。
真田舰队 海贼大型副将：奇怪？敌人部队数量变多了。
信羽：哼，有埋伏也不怕！冲！

副将：敌人分成两队了，有二十艘驱逐舰加速离开，敌方旗舰留在后队。

信羽：哼哼，我的螟蛉切又要饱饮敌血了，哈哈哈哈.....

副将：敌方舰队长官会不会乘那些驱逐舰逃跑了？

信羽：那他就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做人！

明智舰队 旗舰副官：长官，你应该和那些驱逐舰一起走的。

隆秀：什么话！长官能临阵脱逃吗？

副官：可这次的任务就是要.....

隆秀：不要说了！要我丢下你们逃走，我做不到。

副官：长官.....

隆秀：好了，现在已经进入暗礁空域，全军各就各位！

副官：是！

真田舰队 海贼大型信羽：哼，想跟我海贼战舰打游击？做梦！

副将：要进入暗礁空域吗？

信羽：问什么！冲进去！让他们看看赤色海贼的厉害！

明智舰队 旗舰副官：他们追进来了。

隆秀：全军突击！

双方立刻在暗礁空域展开了对攻。

信贵山 前哨久秀正在观看战况。星空中交错的炮火和舰艇爆炸的光团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死亡图画。

久秀：哼哼哼，如果双方都战死的话，就是最精彩的结局了，哈哈哈哈！

真田舰队 海贼大型信羽：对方已损失过半！杀啊！

副将：看见对方的旗舰了！

信羽：！冲过去！

明智舰队 旗舰副官：长官！全军战力损失 60%，还是撤退吧？

隆秀：.....

副官：长官！

隆秀一拳砸在椅子上，转头说：撤！

旗舰正在加速后撤，真田的海贼大型已一头撞在旗舰的右前方的防撞板上。

隆秀：(大叫)可恶！我一定会把这个仇报回来的！

副官在撞击时摔倒在地，他爬起来说：太好了，这家伙在帮我们加速呢。

隆秀：(冷静下来)汇报损伤情况。

副官：舰体损伤二十五度，防御能力下降十三点。右前方防撞板完全损坏，不过我旗舰已脱离战场。

隆秀：(看着仍然在交火的战场)我会回来的，等着吧！

真田舰队 海贼大型副将：不好了，动力源暂停，战舰推力下降 50%。

信羽：看来，只好放他一马了。侧转 35 度，左舷开火！

在海贼舰队的围剿下，明智舰队的无人艇和智能控制的驱逐舰全部被毁。

不过海贼也损失了三十多艘海贼战舰。真田信羽还在后悔没有和敌将单挑，不过明智隆秀已经远离战场，返回了高屋。

注：海贼战舰比普通战舰体积要小，火力也较弱，不过是以高速的机动性著称。

第九幕 危机

在明智隆秀心不甘情不愿的按计划退回高屋时，竹中舰队已经快要抵达目的地——引龙川了。

所谓“川”，其实只是茫茫星际中的遗弃物和上代战争中的残骸所组成的绵延曲折的垃圾带，有的只有几公里，有的甚至达到五百多公里。眼前的这条“引龙川”长度就有一百多公里，其中还有巨大的陨石漂浮。形成“川”的条件并不简单，首先要有太空垃圾，然后还要正处在几个星球之间的引力带中，要恰好使几个星球的引力相抵消，使其不能移动，才算成功。因为这种“川”是阻击敌人，使其不能直接攻击星球的最佳地带，所以也有富有的大名，用人力造成垃圾带，形成“川”，不过成功率较低，也耗费金钱，所以不被广泛采用。

前田舰队 旗舰副官：很快就要到达“引龙川”了，之后就可以看见信贵山的前哨了。

绯雨看着前方的“引龙川”一动不动。

绯雨：……我要和阿部阁下通话。

阿部舰队 旗舰阿部正在听着绯雨报告。

绯雨：……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建议派遣几艘侦察机去搜索一下。

阿部想了想：你是不是太多虑了……，这样，你派人去吧，去之前知会鹫晶丸他们一声，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怀疑他们。

绯雨愕然：我就是怀疑他们，才要侦察的呀。

阿部怒道：混帐，你想让我为难吗？

绯雨低头：……是……竹中舰队 旗舰重治：阿香已经去了二十多分钟了，真担心啊。

通信兵：长官，前田舰队要求通信。

重治：这个时候……接……

大屏幕上映出绯雨的面庞，皱着眉毛，好象还没从对阿部的愤怒中恢复过来。

绯雨：前方就是“引龙川”了，我军要派出侦察机侦察，不知鹫晶丸殿想不想派人一起去？

重治微笑：不用了，绯雨大人出马我们是绝对放心的，不过阿部阁下好象有点大才小用了呀。

绯雨呆住：这……，是我的分内事。

重治：听说绯雨大人在上朝学习兵法多年，却不料学成归来仅仅只做一个参谋，我鹫晶丸为大人深深不值啊。

绯雨：这，也是我父之意。

重治：哦？怒鄙人孤陋寡闻，不知大人之父何处高就？

绯雨：加贺前田中纳言高志就是家父。

这次重治是真的吃了一惊：啊，原来中纳言大人是殿下之父。那么阿

部阁下必定不知你父的身份了？

绯雨：是的，我父的身份除了将军没人知道。父亲是为了锻炼我才如此做的。

重治：难怪阿部阁下如此不客气。

绯雨：父亲的做法使我明白了许多。

重治：可是，殿下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只谋一面的人呢？

绯雨意味深长的道：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你我是同一种人！

重治一愣：哦？

绯雨：那么告辞了。

.....

重治：一样的人？.....呵呵呵呵.....

副官：长官？

重治：没什么，准备给阿香发信号，我有事告诉她。

副官：是。

在副官离去后，空无一人的指挥室里，重治走到窗边，望着星空发呆。

重治：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

前田舰队 驱逐舰外阿香驾驶着忍天魔，小心翼翼的穿过雷达搜索区，接近一艘就在那一艘的舰身放上几颗“磁雷”。那些“磁雷”都是忍者特制的，具有强烈的吸附力，一旦吸上舰身，就很难取下，而且还可以放在特定区域中，阻止大型舰船通过。

不过，这次所放的是较小的“磁雷”，重治只是想引起混乱，并不想炸沉他们，因为他已经对绯雨有所了解，并通知阿香换上较小的“磁雷”。

同时也是因为两舰队相距较近，而且没有防备。如果是在交战状态的话，想要用忍天魔接近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忍天魔速度很快，比以高速著称的海贼战舰还要快一倍，但是要穿过一支舰队的火力网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如此接近的距离。

引龙川 赤军舰队 旗舰雷达兵：长官！发现几架侦察机正在接近引龙川。

长胜：看样子，重治遇到敌手了。

副官：怎么办？长官？如果让他们接近，我们的布置都要暴露了。

长胜：.....

